



花的安琪儿

Angel with flower

Lotnessy WORKS
惜爱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01

CHAPTER

初遇

剑术比赛邂逅神秘王子

First meet

PAGE 5

02

CHAPTER

奴隶

成为三皇子的贴身侍卫

Slave

PAGE 29

04

CHAPTER

真身

奴隶的身份与使命

Reality

PAGE 69

03

CHAPTER

守护

马场上的挺身而出

Protection

PAGE 49

05

CHAPTER

改变

身不由己的皇室傀儡

Change

PAGE 89

06

CHAPTER

诬陷

身陷梵尔纲风云

Be framed

PAGE 111

Don't give up, the best things will come when you don't mind.

Contents

Lolinessy works Girls' novel

ANGEL WITH HER

一座囚禁王子的城堡，一个王子毕生想要追寻的梦，一个王子愿意用梦来换取的女孩……



CONTENTS



08

CHAPTER

囚禁

走不出的爱之枷锁

Imprison

PAGE 155

09

CHAPTER

逃逸

回到无声的开始

Escape

PAGE 177

07

CHAPTER

废墟

太子雷恩的笼中鸟

Ruins

PAGE 133

10

CHAPTER

救赎

三人爱情的倏然逆转

Redeem

PAGE 195

12

CHAPTER

永生

燃烧不灭的爱情之火

Eternal life

PAGE 235

11

CHAPTER

婚礼

近在咫尺的无望之恋

Wedding ceremony

PAGE 215

My shoulder is only arranged to hold her forever.

OWER



Angel With Flower





First meet



第一章

— 初遇 —





那个男子有双如琥珀般透明而忧郁的眼瞳，当他默然无声地出现在剑术比赛的人群里时，天地的光芒像被下了蛊一般，全部聚集在他周围，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男子牢牢地将所有人的视线吸住。即使他只穿着一件破旧的月牙色长袍……

妮诺雅第一次见到穆莱尔，目所能及的所有事物瞬间变得恍惚，他就像是站在一片朦朦胧胧的迷雾中静静地散发出光芒。他嘴角温和的笑容让阳光也变得暗淡了几分。

妮诺雅觉得自己望了他好久好久，时间无尽地流逝着。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个如月神般熠熠生辉的剑手到底是谁。他就如天神般突然降临在这个专门为平民设立的剑术比赛场上，而且一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过关斩将，直到成为冠军候选人之一。

银白的剑身闪烁着亮眼的光华，妮诺雅将它举在胸前，和离她几步远的男子面对面。明明密密麻麻集中着人群的广场却忽然让她觉得空旷，空气清澈得几乎可以看到微微悬浮的细细灰尘，缕缕的阳光如轻纱透过洁白的云朵斜洒在那名男子月牙色的长袍上，衣服有些地方已经微微泛黄。男子修长的身影纹丝不动，金丝般的头发闪耀着亮润的光泽，光洁的下巴轻扬，脖颈处的肌肤细致如玉。

当他的衣角被风吹得轻轻飘起时，阳光被他耳垂上的琥珀耳钉折射出炫目的光华，时间的咒语仿佛被打破了，一切静止如画，她瞬间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多余。

“这两个人好厉害哦！从来没有人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打进决赛，而且他们

的气质都是那么特别，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围观的人们那一张张平凡的脸上满是惊讶，纷纷指着台上的两人窃窃私语。

“他们或许不是平民，说不定是哪家的贵族子弟来玩玩。瞧那个西奥，身子骨瘦小得像女人一样，还有那个金发的莱恩，看上去比那些贵族还要高贵！”一个臃肿的中年女人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低声地对身边的人说道。

“准备好了？开始吧！”声音宛如天堂里偶然飘落的圣洁的弦乐，穆莱尔微笑地看着有些发愣的妮诺雅，原本斜斜向下的剑尖利落地划过空气，琉璃色的光晕被优美地破开，他举着剑优雅地向自己的对手行礼。对面的剑手同时让他觉得好奇，看似单薄的身体里却像是蓄满了无尽的力量，而且“他”的专注和执著也让他深深震撼。

“他”是真正热爱剑术的人！他欣赏这样的剑手！

妮诺雅双手同时握紧了剑，但他的微笑似乎更让她紧张。她深吸一口气，提剑就冲向穆莱尔。

“砰！”剑气在空中相遇、撞击，激起耀眼的火花，“乒乓”的利器声打断所有人的议论，人们全都屏住气全神贯注地看向台上纠缠的两个身影。两个同样美丽到摄人心魄的脸庞咫尺相近，使人眼花，而在他们的前面隔着银白的剑身，冰冷的光折射出彼此的面容，穆莱尔的嘴角弯出优美的弧度。

“想不到你单薄的身子会蕴藏这么强大的力量！”

见他花瓣般漂亮的薄唇轻轻地开启，妮诺雅横起眉，身子一侧，技巧地挑开汹涌的攻势：“你最好不要轻视我，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他淡淡的微笑仿佛具有魔力一般让人心惊。只见一个漂亮的转身，他修长的身子在空中划下流畅的弧度，剑尖再次相撞，穆莱尔快速地转换剑势方向。只见几道凌厉的剑光闪过，妮诺雅的

肩甲带被瞬间挑断，“啪”地滑落下来，扬起一阵细密的尘土。

她吃惊地抽了口冷气，他的速度竟然快到她完全无法招架！不！越是勇猛的对手，就越能挑起她的求胜欲！她可不是会轻易认输的人！

妮诺雅瞪大了眼睛。

“砰！”两剑再次相遇，没想到这次谁都没有再抽手，而是将剑紧紧地抵在一起。银白的剑光中，他们四目相对，妮诺雅又一次打量面前从容微笑的男子。

他年龄不详，身份不详，甚至连名字……这个气质一点都不像平民的男子真的叫莱恩吗？从小到大她都没有见过比他更加俊美的男子，他的肌肤净白得就像护城河边的玉铃花瓣，眼底有琉璃山上环绕的雾气，金色的长发折射出如太阳般华丽的光线，懒懒地束在肩后，破旧的长袍穿在他的身上依然有种王者般的矜贵。那一身看似温雅的剑术却暗藏凌厉的王气，这样高超的技艺只有崇尚剑术的贵族才会拥有，即使像她这样的没落贵族所学到的剑术也比一般平民要高出许多，而眼前这个男子的剑术显然要比她更加高明。

穆莱尔也看着她，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就这样带着一尘不变的微笑细细地看着她。这个瘦小的剑手不但技艺出众，甚至连容貌都有不输女子的美丽……不！应该是更加光彩照人，因为“他”清澄的眼眸中闪烁的倔强的神采是那些只注重外表的女子不会拥有的！

妮诺雅觉得自己的呼吸竟然有些急促，手脚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他为什么还不出手……

时间在急促的呼吸声中静静流逝。突然，穆莱尔眯起眼，唇角闪过一抹奇异的笑容，他“刷”的一声收起手中的剑，向她微微颌首，不顾妮诺雅错愕的表情，转身就走下台去。阳光捉住他修长的背影投射在她的眼里，恍若有朦胧的光晕笼在他的周身，神秘得令她心慌意乱。

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突然放弃近在咫尺的桂冠？他明明可以完胜自己的！

为什么选择弃权呢？这个令人惊异的人，到底是谁……无数的问题像潮涌一样向她迫近，可她一个也解释不了。

“等等！”就在他身影快要隐入人群时，妮诺雅猛地回过神来，忍不住出声叫住他。

风轻扬，他停住了脚步，阳光淡去光华，他轻轻地侧转过头来，衣袂微微飘起，弄皱那身月牙袍。金色的发丝随风舞动，如金帛般华丽耀眼，耳垂上的琥珀钉闪过奇异的光芒……

她的心不由一惊。他真的像个高贵的王者，而且因为了解自己这与生俱来的迷惑众生的魔力，所以就美得更加肆无忌惮。他回眸看她的那一笑，仿佛也为整个广场镀上一层华丽的金色。

“不用再比了，不过以你的剑术来看，你在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太多的对手！”

比试台下，穆莱尔轻扬的笑声如清风一般流淌进她的耳里，没有丝毫嘲弄的影子，仿佛他的一句话比比试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妮诺雅怔了怔，有点怀疑方才他唇边奇异的笑意只是自己的幻觉。

“你就这样走了吗？”妮诺雅的心有些不安，她假意咳了两声让自己的声音尽量显得平静，“我是说……胜利者的奖品你不想要了吗？”

经她这么一说，人们才回过神来，这时台下的裁判站起身来……人群的声音静止，所有的目光随着裁判的步伐移向这次胜利者的奖品：一把号称来自皇室武库的宝剑。金色的长剑手柄中间镶嵌着一枚宝石，暗红的颜色像一颗来自幽境的眼睛，它是太多平民剑手的梦想。

琥珀色的眼瞳没有任何变化，穆莱尔微笑着摇摇头。

“如果你把胜利让给我，对我是种侮辱。”妮诺雅看着他淡漠的表情，突然觉得受到了轻视，绯红的脸庞显得有些激动。

“我并没有把胜利让给你，胜负在你我的心中已经明了，不是吗？比试到

此结束，有人规定颁奖也是比试的一个部分吗？”穆莱尔的笑容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使空气稀薄，“这一次你输了，也有可能下次我会输，保留着上次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剑客需要不断的挑战。”

“你……”果然是个不一样的人。妮诺雅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

“要不我们做个约定吧，”穆莱尔突然露出一个调皮的微笑，像青鸟瞬间停落枝头，“你负责帮我保管奖品，我就负责保护你！”

“什么？”妮诺雅难以置信地望着他那像个顽皮孩子似的笑容，觉得他的话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他们只是萍水相逢的人而已，他为什么说会保护她之类的话，他甚至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她的心里竟然缓缓地涌出浓雾一般的惆怅，也许今后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剑是人的心，只要心足够强大，拥有什么样的剑并没有不同。”他静静地说完这句话，缓步优雅地转身离去，而人群自动地让出一条道路。这次妮诺雅没有出声，裁判怔在原地，所有的人似乎都不意外他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一身非凡的贵族气质早已预示了这样的结果，可是妮诺雅知道，自己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

她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眼珠透明得有些失色……宝剑沉甸甸的，奖金满满一袋子，妮诺雅心里却满满的全是他的背影。



“你们听说没啊？这次平民剑术比赛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美男子，只可惜我们不能出宫，不然一定能大饱眼福啊！”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俊美吗？”几个女官立刻簇拥在一起，兴奋得两眼放光。

“当然，听说他的头发比太阳还要灿烂，眼睛比护城河水还要清澈，肌肤比雪还要美丽，舞动剑时就像一个英勇的骑士……”

深夜了，女官们聚集在一起为白天无缘相见的神秘男子讨论得热火朝天，似乎完全忘记了现在已经明月高挂。

明湖旁，月亮倒映在湖面上，弯弯的月牙儿随湖水微泛的涟漪抖动着月身，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香味。

穆莱尔轻松地漫步于明月湖畔，从皇宫的质子殿一路走来，身后跟随着无数女官爱慕的眼神。在这个日复一日沉闷不已的皇宫里只有每日看到欧国的王子才会觉得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幸福存在，只要远远地看着就会感到心跳加速。

“是欧皇子！”

“天哪！向我们走来了！再俊美的美男也比不过我们欧皇子吧！”

“是啊，是啊！肯定没得比！”

听到议论声，穆莱尔微侧过头，优雅地朝着角落里向他仓皇鞠躬的女官们微微一笑，顿时一片惊恐的抽气声此起彼伏，女官们纷纷拿出手帕掩饰嘴角流露出的激动和受宠若惊。

穆莱尔这样倾国倾城的微笑总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可是在雷恩的眼里却虚伪一如穆莱尔那身永远洁白的质子袍。

梵尔纲国的第三皇子——雷恩站在走廊尽头的阴影里，他一出现，女官们纷纷犹如惊弓之鸟慌忙告退。雷恩走出来，暗淡的月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一道阴影。

“不要露出那种白痴的笑容，你很享受装成一只愚蠢的小白兔吗？这个皇宫里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的底细了，质子大人——”雷恩幽深的眼瞳在黑夜里灼灼生光，修长的身子仿佛隐藏着黑夜的力量，冷漠的声音如利剑一般

直刺向身穿白袍的穆莱尔，“明天的事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差错，否则……”

穆莱尔收起了笑容，眼睛轻轻眨动：“不会有否则，如果真有意外，也只能说时不利你，不能怪我。我已经选择了欧国最优秀的刺客，明天是国王选妃，警卫不会那么森严，她会趁选妃大典挥动死神的屠刀，不过也请三皇子殿下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事成之后请放我回国！”

“君无戏言！”雷恩的口气不容任何人质疑。

“你真是个狂妄的王者！”听雷恩已自称为君，穆莱尔不禁挑了挑眉。

“啊——”

这时，惊呼声突然从假山的后面传出来！

穆莱尔猛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黑衣女子拖着一个俨然已经死去的女官从假山后走出来，半跪在雷恩的面前，低首恭敬地说道：“主人，这名女官在假山后偷听！”

但是雷恩的脸色没有丝毫改变，甚至连头都没有转动，一个人死了，似乎比死了只蚂蚁还要微不足道。他轻轻一挥手，黑衣女子就会意地拖起女官快速地隐匿于黑暗的皇宫中。穆莱尔轻舒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抹淡不可见的笑容，但眼神中却有着掩盖不了的凝重：“三皇子身边真是高手如云！”

“皇质子自己不也是吗？否则也不会成为平民剑术比试的胜者！”

话音落定，空气中只剩下静静的吸气声……然后，轻轻地响起不约而同的笑声。谁也瞒不过他的眼睛，雷恩心知肚明。

护城河水安静得听不清流水拂过月亮倒影的声音。幽暗的天空，没有一丝浮动的游云，如水如诗的皎洁，花园里花朵们娇艳欲滴，目送着那两个一左一右离开的背影。

“三皇子，等你成为了皇帝，一切就都结束了吗？”穆莱尔抬首闭眼，自言自语。有那样连他都无法察觉的黑衣女子存在，他们的主人有着不可想象的

强大和可怕。他突然有种无法言喻的担心，选择和这样的皇子合作，自己能成功离开梵尔纳吗？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那个奇怪的剑手，那双蓄满力量的眼睛，如果自己能活着离开这里，他倒是很想再跟“他”切磋一番。

而渐行渐远的雷恩回想起刚才穆莱尔那抹眼神中的凝重，突然笑了，他白皙修长的手指就像是最尊贵的艺术品，当它们轻柔地拂过身旁的玉铃花时就像对待亲密的情人，蓦地他收敛起笑，手一用力，将雪白娇嫩的玉铃花连根拔起，狠狠丢在护城河的支流里。



玉铃花落，随波飘零。滑过支流，进入护城河，再分流于各贵族府的宅院。满河的花朵渐渐变得稀疏，一只纤细的手将一朵残花从水里拾起，拿到鼻尖嗅了嗅，依稀有些淡不可闻的香味。

妮诺雅惋惜地看着手中玉铃花的残骸，无奈地摇摇头。不过看它还是挺娇艳的，所以她还是决定把它修剪一下放在屋里作为点缀。现在找点事情做，也许能舒缓一下自己慌乱的情绪。起初去参加比试她只是想缓解一下郁闷的心情，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那件事”无疑对她是晴天霹雳，可谁知遇到那样绝代的男子，似乎只有让她更加烦闷。

“雅小姐，子爵大人要雅小姐打扮一下，明早进宫。”一个婢女前来禀报。

“我不去！”妮诺雅冷冷一笑，径直往房里走去。她家只不过是一个没落贵族，父亲还要死抱着那个“子爵”的称号不放，她讨厌他一门心思攀龙附凤，讨厌他总是喜欢在别人虚伪的奉承中过活。

这时她衣着依然考究的父亲带着零星几个丫头迎面走来，看着她桀骜不

驯的眼神，他恼怒地说：“这次我花了很多钱找了门路才拿到一个进宫选妃的名额，妮诺家的荣誉全系在你身上了，所以你最好乖乖地进宫，否则以后别想玩剑，也别想出门！”

“我不要选妃，谁不知道现在的国王已经是一个垂死的老头子，如果成为他的妃子，我还不如一剑把自己刺死！”妮诺雅听到这个并不令她意外的消息，身体还是禁不住地颤抖起来。

“就是死，我也会把你抬进宫！”子爵狠狠地瞪着她，两撇胡子气得都要竖起来。

妮诺雅捏紧拳，回瞪向父亲，就算要嫁人，她也要嫁打得过她的男子。突然，她脑海里浮现出剑术比试场上那个神秘的男子。他是这么多年来唯一赢过她并让她心动的男子，这是她整整想了一个晚上后得到的结果。即使她会喜欢上别人，那人一定要比她强，像他一样。更何况他不仅拥有高超的剑术，出色的外貌，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那样一颗淡泊的心。

他的出现仿佛就是一个神话，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年少还是年长，每个人都为他着迷，他挥剑的每一个姿势都是那样完美。美丽的身影，温雅的气质，即使只是出现那么一瞬间，也仿佛烙印般刻在她的心里。

莱恩的微笑就像传说中月神无处不在的魔法，带着奇异的感人魅力。关于那最后消失的微笑，平民坊间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出众多版本。

有人说他的笑容璀璨得如天空最无邪的星辰。

有人说他的笑容带着连最娇柔的女子都无法拥有的勾魂摄魄之魅。

有人说他的笑容迷人又性感，带着几分冰冷的杀气。

虽然想要定义那微笑的人很多，可是流传更多的是“绝世”二字，一个男子配上绝世的形容不禁太过怪异，可是用在莱恩的身上却恰当无比。

不知不觉，她又回想起已经想过无数次的他的微笑，可是这样一遍又一

遍的描摹只能在狭窄的马车中进行。终究不能忤逆父亲的任何想法，妮诺雅无奈地坐上了进入皇宫的马车。宽大的巨石板被卫士们缓缓放下，牢牢地搭在护城河上成为连接皇宫与外界的桥梁，络绎不绝的马儿“嘚嘚嘚”优雅地向宫里迈去。只见淡黄的墙壁在初生阳光的映照下透着庄严而高贵的气息，粗大的大理石柱子上泛着纯净的光华，一排排的窗棂上绘着彩色的图画，漆黑的三角顶层层叠叠地高高耸立。

不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建筑，马车穿过最后一道门，终于停在大殿的广场上。

“小姐们，请你们下车吧！”女官恭敬地打开车门，“各位候选妃请和女官大人一起到殿中等候。”

众千金小姐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皇宫的极度繁华让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要成为她们丈夫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王，更重要的是一个年过知命的老头子。妮诺雅觉得这群人简直都是疯子！或者说更像她父亲的女儿。众千金小姐一路紧跟女官，而她则偷偷摸摸地向后退去，直至成为队伍的最后尾巴。她小心翼翼地向后看了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大步后退，见没有人发现，迅速找了个碑塔躲了起来。

她高高提起宽大的公主裙摆，露出绣花鞋，见路就钻。皇宫实在是大得离谱，每个房子似乎都长得差不多，现在的她好想念她的男装，那样一定能比现在更灵活更快地找到路逃出去，大不了跳进护城河游回去，何况有那么多个候选妃，少她一个应该不会发现吧！

没想到她越逃越找不着路，穿着这好看又夹脚的鞋简直就是地狱似的折磨，白皙的脚跟已经冒出红彤彤的水泡，再走下去恐怕不是她找不着路，而是脚会自动选择罢工。

她擦了擦额上的汗水，看看头顶那渐渐升起的恶毒阳光，只有默默在心

里哀号。她恐怕已经被困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

“快找找，有位候选妃在宫里失踪了！”突然，女官带着卫士们急匆匆跑过花坛，这声音立刻让妮诺雅的心里一惊。看来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再不找着路，她一定会被抓起来！她胡乱地穿好刚刚脱下的鞋子，麻利地把裙角打了个结，撒开腿猛跑。可惜这次比先前更慌不择路，她远远地便看到一队卫士向自己这边而来，眼看就迫在眉睫。

妮诺雅紧张地看向左右，一幢落旧的白色建筑映入她的眼帘，满载的白色玉铃花围绕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屋子，像皇宫之中被遗忘的世外桃源，那门半掩着，而门口却连一个卫士也没有。

不再多想，妮诺雅一头冲进了白色的建筑。

“刚才我好像看到有个女人跑到欧皇子殿了！”

一个卫士突然指着她离去的地方大叫起来，一群卫士依言向这边跑来，妮诺雅快步地倒退，竟一不留神撞进了玉铃花丛中。

此时，一只手突然从花丛中伸出，快速地捂住她的嘴，那只手巨大的力道使妮诺雅头脑一片眩晕，转瞬间她就被一个修长的身躯压在了墙角处。妮诺雅吓得想要尖叫，耳边却传来特别而熟悉的声音：“不要出声！”

她眨了眨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确定眼前声音的主人居然就是在平民剑术比赛上胜过她的莱恩，依然是耀眼的金发，琥珀色的眼瞳，迷人的红唇……

当这一切以这样暧昧的姿势出现在她的眼前，心跳又变得无法控制。

“莱恩……”她充满疑惑地轻轻叫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穆莱尔看着她像个迷途的羔羊似的闯进他的领域，而且她叫他“莱恩”，这个只有在宫外才会用到的假名字，这个女孩怎么会知道？面前纯美的面孔竟有些熟悉，穆莱尔脑海里闪过一个纤细的身影。